

施 公 案

(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典武侠小说全集 龙典主编 .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5

ISBN 7 - 204 - 03179 - 2

. 中... . 龙... . 武侠小说 - 中国 - 全集
.DS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56932 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010010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密云印刷厂印刷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25

字数: 540 . 8 千字 印数: 1 - 500 套

ISBN 7 - 204 - 03179 - 2 I·113

定价 (全四册): 78 . 40 元

目 录

第七十一回	得虚实姜成送信 扫巢穴众寇伏诛	(1)
第七十二回	驿馆立拘牛腿炮 郑州采访一枝桃	(6)
第七十三回	白云庵计全泄底 玄天庙天霸寻踪	(12)
第七十四回	和尚开山门答话 天霸追谢虎中镖	(17)
第七十五回	天霸回公馆养伤 朱李投郑城望友	(21)
第七十六回	贤臣任邱县调兵 朱计李家务求救	(25)
第七十七回	金亭馆豪杰定计 归德驿谢虎被擒	(31)
第七十八回	旅馆婆替夫告状 蓝田玉提审出监	(36)
第七十九回	施贤臣卖卜访案 白朱氏问卦寻夫	(42)
第八十回	消灾孽朱氏求神 访情由天霸装鬼	(48)

第八十一回	探消息施公净宅 办差使吴徐领签	(53)
第八十二回	公差访拿贺重五 凶犯恰遇琉璃河	(57)
第八十三回	马快头奉差违命 朱节妇诉状陈情	(62)
第八十四回	贺囚徒画供结案 朱氏女旌表流芳	(68)
第八十五回	施巡按回朝缴旨 畅春园见驾诉功	(76)
第八十六回	旨宣黄天霸面君 敕赐安乐厅演武	(80)
第八十七回	复宣黄天霸见驾 钦派施仁伦擎杯	(84)
第八十八回	达木苏王抗旨比武 康熙佛爷怪罪含嗔	(88)
第八十九回	老佛爷降旨封官 施总漕择吉赴任	(96)
第九十回	施总漕八里桥打尖 何路通十字街比武	(99)
第九十一回	计神眼巧逢故友 鱼鹰子扶保贤臣	(105)
第九十二回	贤臣私访毆江寺 主仆偶住杏花村	(109)
第九十三回	施贤臣假扮香客 众绿林群争店房	(112)

第九十四回	众绿林店内畅饮 施大人复遇宾朋	(118)
第九十五回	两岸仰瞻施按院 浮桥怒打运粮官	(124)
第九十六回	李公然船头重义 何路通水底轻敌	(128)
第九十七回	赴淮安初经水路 到静海又接民词	(134)
第九十八回	宠美妾乐极生悲 送义仆绝情处死	(137)
第九十九回	县主徇情主仆疑忌 总遭折狱生死冤明	(141)
第一 回	怕刺客神眼留心 帮于七吴成起意	(145)
第一 一回	代友报仇吴成行刺 为平冤狱贤臣遇险	(149)
第一 二回	计全忠心遭毒器 李昆为友盗灵丹	(152)
第一 三回	神弹子无心结怨 方世杰有意报仇	(156)
第一 四回	方家堡李昆中毒箭 大树林世杰遇三英	(160)
第一 五回	黄天霸镖打方世杰 李公然盗药救自身	(165)
第一 六回	遇妙药计全活命 换服色李昆访案	(169)

第一	七回	神弹子旅店逢三杰 白狻猊萍水识英雄	(173)
第一	八回	侠士窗前听密语 奸夫屋内露真情	(177)
第一	九回	王成衣捉奸被杀 富木匠行恶遭擒	(181)
第一	一回	曹义仆当堂释罪 富木匠就地行刑	(184)

施 公 案

第七十一回 得虚实姜成送信 扫巢穴众寇伏诛

话说杨志见姜成跑咧，自己挑着担子被人揪住，想走不能。这恶人揪着杨志骂道：“站住罢！小子哪里走？”杨志见他这样，还装乡下佬样说：“大爷，俺大小是个买卖，又没得罪你老人家，别要骂人。”恶奴说：“你还嘴硬！你俩哄着他套他的话，我在门里头听的明白。你还说没有。”恶奴说着，只见从门里走出两个人来，三个恶奴把杨志推搡着拉进大门不表。

且说姜成见杨志被人揪住，自己撒脚就跑，为是进城报与施大人知道，好派人去拿。不多时跑到河间府，太阳已落。见了大人，把他们怎么访查回了一遍。大人说：“你知道那家姓名么？”姜成说：“小的不知，瞧他房屋象个富户。”施公座上一摆手，姜成叩头起来。施公叫声：“黄壮士，这是如何拿法？”天霸躬身口尊：“大人，依小的愚见，还叫姜成引路，小的同关小西、王殿臣、郭起凤，趁天黑去打听明白。不是小的夸口，任凭他有多少盗寇，管保拿来，明日结案。”施公点头。

四家好汉同姜成各带随手兵器，出了公馆，走到恶人村外，略歇了歇。天霸叫声：“姜成你头里走。”姜成说：“眼前就是。”五个人进了村口不远，但见路东一溜墙，中间有四扇屏门，门楼以内挂着斗大灯笼，照的大亮。门口锁有一

条大黑狗，瞧见人就站起来呲牙。天霸把姜成一拉，迈步头里先走。四个人跟着好汉顺墙往北走。走不远，一拐弯，见一溜对缝砖的风火后沿。天霸叫声：“众位，你们在此等着，我先进去打听个真实，回来再议，你们不可远离。但听有石子响，就是我回来了。”言罢，退了几步，把手一抬，嗖的一声蹿上后沿，顺着瓦垄爬到前坡。但见周围房舍瓦窑一样。此处原是后院。好汉来至房前沿，扒扶着往下探望。细听有妇人声音，听不大真。身又往前行，来至前边。见各屋点着灯，又听得妇人说：“不好了，张姐姐，房上有人了。”又听一妇人说：“大婶，你别大惊小怪的，这两天猫起秧的时候，是猫在房上，你就乱叫。”天霸听见此话，借猫为由，“嗷嗷”叫了两声。那妇人说：“你听，何尝不是猫？快端油盏走罢！你没听太爷吩咐，今日是他寿日，是个好日子，叫咱把前日偷来的妇人劝醒，今晚要合房咧！”那一妇人说：“你劝去罢，人家是秀才之妻，就肯嫁他？”见那两妇人走进屋内，好汉顺瓦垄伏下身子，探下头来，往屋内细听。这个妇人说：“新娘子你很聪明，为什么想不开？我们祖七太爷银钱广有，奴仆成群，你要从，就是一品当家的，岂不胜似那穷酸？”那妇人骂道：“你们这泼妇，要当我是那下贱之人，那就认错了。去告诉你们主人说，杀刚给我个痛快罢，我死了，提防我丈夫孙相公替我鸣冤。”天霸听罢，暗说：原来这家姓祖，偷来的那娘子定是一撮毛用被窝裹来的孙胜卿之妻。

看官，这祖七混名大头，自幼集上扛粮食出身，一膀子能扛两条口袋。在集上，经纪客人都不敢惹他。后又交了这一伙大盗，坐地分赃，拿这闲钱交结官吏，衙门内都有看

顾，越仗起胆来咧。闲话不叙。且说天霸又纵步到另屋，见屋内五桌酒席，首席居中坐着两个人。暗说：这必是恶人祖七，这个脸上有撮毛，必是一撮毛。少时，走进一人，走到祖七面前，将白日吹糖人的话回了一遍。祖七与众寇大怒，吩咐把吹糖人的带来。不多时将杨志带到，祖七喝道：“你为什么拉住我的孩子盘问？”公差少不得折辩掩饰。祖七吩咐：“吊起他来打着问他。”正打之间，杨志怀里揣着一件东西，“吧嗒”掉在地下。家丁拿灯一照，捡起来，原是油纸包，打开瞧是张纸。内有一人识字，一念上写：

太子少保镶黄旗汉军仓厂总督世袭镇海侯施，奉旨钦差仰役立拘锁拿大案一伙贼一撮毛儿，速赴河间府，当堂听审。毋得违误，火速领票。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差捕快：姜成、杨志。

众寇听罢，一齐恼怒。有说将公差杀了的，有说还打的。祖七说：“这票乃奉旨钦差所派，别当儿戏。”众寇说：“莫非放了不成？”祖七说：“也不用放他，暂锁在空屋，等明早我到衙门打听打听再议。”家奴立时将杨志锁在空房。天霸房上看得明白，见家丁回去，趁着无人，飞身下来，拧开锁进去，将杨志解下来，一同到外边，见了关小西等，各举兵器齐至恶奴后院，见各屋都吹灯安眠。天霸直奔前院，众好汉和公差只好跟着走。纵有狗咬，拿刀一晃，狗见刀夹尾就跑了。仆夫家奴俱是困乏睡着。走过这道二门，来到前院。西边有一人出来开门解手，瞧见好汉，忙问：“是谁？”天霸并不言语，紧走几步，赶上前去，手起刀落，那人栽倒。忙把脑袋砍下。天霸回身，叫声：“哥们随我来。”言毕迈步当先。五个人跟着一同进这道门内。

且说众寇打发祖七去安歇，也就睡了。这时戚大胯没睡着，叫声：“郑老三，我瞧他酒不沉，如何出去这半会子？听见咕咚一声，必是栽倒。”说着即披衣下炕。刚出门，哪知天霸早在门旁，扬起刀背往下一砍。大胯一声叫：“不好了！”众哥们忙上前砍了几刀，栽倒在地。屋内人全都惊醒，出来好几个，手中都有兵器。头一个刚往外一跑，被地下躺的几乎绊倒，殿臣拿铁尺就一下，那人躲过，回手就是一刀。殿臣用铁尺架住。那几个盗寇一齐出来动手，战作一处。杨志不知从哪里找了个顶门闩，也可就抡起来，单打众寇滑子骨。就只胆小的姜成，吓得在黑影里打战。盗寇头儿一撮毛手提铜锤，从屋里蹿到当院，大喝一声：“哪里来的小辈，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言罢照好汉就一锤。天霸一闪，回手一刀，二人战在一处，不分胜败。小西、殿臣、起凤三人各使英勇，不一时拿住几名盗寇。天霸猛见一撮毛用锤磕开自己刀，将身一晃，蹿上墙头。好汉对准盗寇腿上，回头就是一镖，盗寇“咕咚”掉下墙来。好汉赶上，连三并四几刀，一撮毛难以动转。天霸叫人捆上。又寻祖七不表。

且说小西叫声：“哥们，谁带着火镰打火，咱们进屋去照照，还有贼人没有？”杨志答应，立刻打火引着火纸，进房点着灯，搜了搜，只彦八哥一人，也把他上了捆绳，拉到外边。举着灯到院内，把众寇一个个四马攒蹄绑上，才知姜成也死了。数了数盗寇，共十一口，等天亮解送。

且说天霸举着刀闯进恶人房内，哪知祖大头早知事不好，吓的他悬梁自尽。把管家李胡子找着，也捆上，带到外边。又找偷来的那位妇人，打算把他救出。哪知孙胜卿之妻，是个节烈妇人，自觉虽未失身，终无面目见人，夜间得

空，早已自尽。

不多时，天已大亮。好汉黄天霸等，把拿的众寇解到河间府，面见施公交差。又将孙相公夫人死节的话回了一遍。贤臣大喜，吩咐升堂，将众寇带到堂下追问。众寇情知难推，尽情招认。又传孙胜卿到案，将伊妻节烈晓渝一番，教他回家收尸成殓。吩咐知府：“把众寇监禁狱中，俟本院启奏皇上，候旨前来，连五林阿等一齐按例问罪，好与众官民报仇雪恨。”知府答应：“谨遵钧谕。”忙令手下人把众寇入监。

贤臣见诸事已毕，心中惦记保举天霸等功名，忙吩咐：“搭轿，本院回京。”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驿馆立拘牛腿炮 郑州采访一枝桃

且说施公离了河间府十几里地，正走之间，忽见前面人马来迎面而来。头里还有匹马，急跑如飞。正自诧异，那人已到轿前，下马跪倒。贤臣才知未起身之先，打发去的牌马转回来。不多时，后边人马也到，原是任邱县满城官员来接钦差。俱各下马，迎轿跪倒，投递手本。贤臣轿内一摆手，众官平身退后不表。但说贤臣霎时来到任邱县亭驿，入了公馆。才入公馆，就有人喊冤。任邱县知县在一边伺候，心中就有些害怕。又听钦差叫衙役将喊冤人带上堂来。不多时，衙役将喊冤人带到堂下跪倒。见这五个喊冤的人全在他们衙门告过，均未曾审问明白，因此更觉惊慌。贤臣座上开言道：“喊冤人一一报上名来。”一个说：“小人叫刘进禄。”一个说：“小人叫陈忠。”一个说：“小人叫李富。我们三人俱住任邱县郑州镇。”贤臣说：“有何冤枉？慢慢诉来。”三人见问，各把呈词递上。贤臣将呈状逐次看完，俱告的是牛黄，绰号叫牛腿炮：霸占陈忠两顷地，讹刘进禄房产一所送与家丁，硬讹李富银两若干。俱各私立文书，有保人。内中还牵连武豹、金山、赵文璧三人。又问那两个喊冤的：“你二人所告何事？叫什么名字？”一个说：“小人周荣，年六十五岁。不幸妻李氏早亡，所留一女，名叫玉姐，已经受聘，未曾过门。上月二十日夜三更时候，父女各房睡去，忽小女

在绣房一声喊叫。小人正在梦寐，惊醒慌忙爬起点灯，见女儿门开放，进去一瞧，不知小女被何人杀死，房中细软俱都不见。次日天亮，见墙上画着一枝桃花，想来杀人偷财必是一枝桃。叩恳青天大人恩准，拿一枝桃来，追问情由，好与小人雪冤。”说罢，磕头碰地。施公闻听周荣言词，不由心中着忙，暗说：这件事又是缠手难办。作贼的偷去财物，杀死幼女，其中必有奸情。本院细想，凡贼怕人知觉，他为何反在墙上画一枝桃花，意欲教人知晓，令人难解。思想多时，便往下开言道：“那一个所告何人？慢慢诉来。”那人说：“小人蒋旺，娶妻吴氏，夫妻同庚，今年二十三岁。父母俱各去世，小人所仗厨行手艺。只因前日应喜事厨役，两日未曾回家。第三日回家，叩门屡次，无人答应。撞门进去，瞧见妻吴氏血淋淋躺在炕上，不知被谁杀死。见墙上画着一枝桃花，故此前来鸣冤。”说罢，不住叩头。忠良闻听蒋旺之言，腹中说：这两个人原是一样事。沉吟多会，座上开言道：“周荣、蒋旺，你二人家遭凶事，难道就不报官么？”二人往上一齐叩头说：“我二人俱各到县呈报，若不经官，谁敢擅自处理。怎奈县主并不拿凶犯追问。今日幸蒙钦差驾到，特来申冤，望乞青天拿住凶犯，好与小人报仇雪恨。”说罢，不住叩头。忠良点头，望着任邱县知县，开言道：“贵县，周荣、蒋旺他二人到县报官，你为何不出票捉拿凶犯？”知县见问，连忙跪倒，口尊：“大人，周荣、蒋旺他二人报官之时，卑职即到他二人家中亲自勘验，实系刀伤，令尸亲埋葬，卑职即刻差人到处捉拿。怎奈不知一枝桃姓字名谁，怎样面貌，何方人氏，比追公差也是没处捕捉。望大人天恩宽恕。”忠良一摆手，县官沈存义平身。贤臣沉

吟多会，叫声：“周荣、蒋旺，你二人暂且回家。十日内本院管保给你们断结案。”二人叩头回家不表。贤臣又叫：“贵县。”任邱县知县连忙答应。贤臣说：“李富、陈忠、刘进禄他三人所告之事并无虚假，本院出京时沿路私访民情，路途上听见有个牛腿炮，在郑州居住，横行霸道，交官交吏，他还不是一个，还是一党三人。一个叫金刚武豹，一个叫金山，一个叫赵文璧，牛腿炮往涿州探亲过三家店，途中对人夸口，将自己所作之事尽情说出。本院只为赈济事重，未曾到此剪除恶党，既有人告在你县衙，为何置之不理？”沈存义见大人一问，惊慌失色，双膝跪倒，不住叩头哀告。忠良见他恳求，即便开恩说：“知县，你既这样苦求，本院看至圣先师面上，暂且恕你。速速着人把牛黄、武豹、金山、赵文璧四人即刻锁来听审，多带衙役刑具。本院在此立等，速去莫误。”沈知县叩头，站起往外走，留衙役在此伺候。出公馆上马回县，忙差衙役去拿恶棍不表。

且说贤臣往下吩咐：“刘进禄、陈忠、李富三人暂且回家，等知县把四人拿到，好对词结案。”三人叩头退出公馆不表。仆人摆饭，贤臣用毕，撤去家伙献茶。贤臣手内擎杯，闪目观瞧，只见天霸、小西、王殿臣、郭起凤、施安、施孝俱在两边伺候。贤臣说：“尔等可曾用饭没有？”众人一齐答应说：“小的俱各吃饱。”忠良对天霸等众人说：“这三个人告的这事尚易办，那二人所告一枝桃，令人难以办理。”施老爷为难多会，无奈眼望天霸开言叫：“壮士，这事依你怎样？”好汉见问，连忙口尊：“大人，这件事若依小的愚见，明日升堂，任邱县必把牛黄等带来。老爷先把这案完结，那案再作主意，想来也无不完之理。”贤臣点头说：“壮

士言最当。”说话之间，天色已晚，点上灯烛，下人安铺，预备停妥。老爷吩咐：“且去安歇。”众人答应，俱各散去歇息。上房中只剩贤臣、施安主仆二人。老爷坐在灯下，自己沉吟多时，心内暗想说：“本院方才单问天霸，我心中另有一番主意。因他是强盗出身，绿林中这伙人他相识者多，故此才对他商议。虽然是这等说，据本院详究细想，这一案无影无踪，实系难办。”贤臣前思后想，天交一鼓，总想不出个主意来。无奈，主仆二人息灯安寝，一夜无词。到了次日天亮起来，下人伺候老爷净面、漱口、更衣、献茶已毕，不多时，摆上早饭。贤臣用毕，撤去家伙。猛见一人在下面跪倒说：“回禀大老爷，今有本处知县将牛黄等拿到，请大人钧谕。”施贤臣闻听，满心欢喜，连忙吩咐：“叫知县将带来的刑具俱各设在驿亭之上，任邱县的三班伺候本院升堂。”那人站起，退步转身出去，到外面告诉知县。知县随即吩咐将带来刑具摆在公馆堂下，一切人犯俱在公馆外候审。原告刘进禄、陈忠、李富也都来到，一齐伺候对词原案。不多时，只听里面有人叫：“任邱县知县呢？大人要问话。”沈知县进公馆，见大人行礼毕，大人吩咐说：“贵县，你去叫你的衙役排班伺候本院升堂。”知县答应，退步闪出来，至门外，吩咐自己的衙役俱要小心伺候。众役答应，俱各进公馆，来至驿亭站班。知县复又进上房请大人，施公闻听，立刻升堂。黄天霸等在后跟随，来到驿亭之上。任邱县的衙役喊堂，钦差升堂坐下，天霸等侍立大人身后。众役一齐上前跪倒，口称：“任邱县衙役人等叩大人天喜！”施公一摆手，众役平身，排班站立。钦差吩咐：“你等把牛黄等带来听审。”众役答应，登时带到堂前跪下。贤臣看见牛腿炮，冲

冲大怒说：“本院上山东放赈路上，私行到三家店，路途中就遇着牛腿炮对众夸口，说与赵文璧、金刚武豹、金山等在郑州镇横行霸道。本院因赈济事急，未能拴拿你等。今日进京交旨，路过此处，将你等拿来。速将所作之事一一招来，免得受刑。”四人见问，个个叩头说：“小人俱是良民，奉公守法，并无过犯，如何招认？且三家店路途之言，耳听是虚，不足为凭。果有别人告在公堂，将他传来对质，到底是真是假。”贤臣闻听，微微冷笑，手指牛黄开言道：“本院亲自听见你将自己过恶俱都说出，那就是神差鬼使，还不当堂从实招来，更有何说？”牛腿炮往前跪爬几步，口尊：“大人，拿贼要赃，道听途言，岂可信以为真。”贤臣点头说也是，即刻吩咐差役带原告来。霎时刘进禄、陈忠、李富跪在堂下，贤臣叫：“原告，再把你等所告言词照前诉来。”三人见问，叩头将所告言词如此这般诉了一遍。牛腿炮看见原告，不由着忙。听原告将他恶款一一诉出，又听施公座上叫着：“看大刑！”心中越发的害怕了。见他脸上变貌，口中还是强自支吾。登时青衣将夹棍放在尘埃。老爷吩咐：“将牛腿炮夹起。”青衣答应，上前按倒牛腿炮，拉去鞋袜。一个青衣将刑具竖起分开，把牛腿炮滑子骨入在里面，做扣拴绳，一背一拢，只听牛腿炮“哎哟”一声，竟自昏将过去。一个青衣喝了口凉水，照脸喷去，哼了一声，复又苏醒过来。疼的他真似利刃攒心、钢刀扎肺，口中只嚷：“招了，招了！”施公吩咐：“从实招来！”牛黄将已往从前尽行招认。沈知县在公案旁边亲自秉笔，立刻写完口供。这才吩咐将刑卸下。老爷又把武豹、金山、赵文璧问了一遍，俱各承认。画招已毕，贤臣吩咐将四人每人重责四十大板，立刻钉枷，